

扇耳光大賽唯一中國女選手： 我不疼

2025年10月24日，阿聯酋阿布扎比，丁苗在一場被廣泛稱為「世界扇耳光大賽」（註：官方名稱為Power Slap，即耳光力量聯盟，與知名終極格鬥冠軍賽UFC並列，同屬於TKO集團）的第16期比賽中亮相，成為中國首位登陸該項賽事的運動員。

比賽中，丁苗兩次扇對手耳光被判犯規，因此輸掉比賽，同樣也結實挨了對手一記耳光。從當時高清慢動作回放來看，被扇時丁苗呈「口歪眼斜」狀態，有些「慘不忍睹」。

時隔近三個月後，丁苗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，當時被扇後，自己的臉很快開始淤血，嘴也歪了很久，照鏡子看自己快腫成「豬頭」了。

即便如此，丁苗仍然表示：「我不疼。」

以下來自丁苗口述：

我媽問我：是不是傻？

比賽是去年10月24日，這個日期我記得很清楚。因為我是8月和比賽官方簽約，2個月後就迎來了首場比賽。

比賽當天我覺得自己狀態挺好，也非常興奮，現場其實觀眾不多，支持我的主要也就是我的教練、翻譯還有他的幾個親戚，簡單構成了我的啦啦隊。

回憶起來，當時在比賽中被扇了一下後，我覺得疼痛感遠低於我的預期，甚至被扇完我還笑出來了，當時我的感覺就是：「就這？」那種感覺就覺得，我還能以更大的耳光力度「奉還」給對手。

但遺憾的是，最終我在擊打範圍方面沒有找到最合適的感覺，造成了兩次犯規，輸掉了比賽。

至今我還在想，當時如果對手再打我兩下、三下，我會是什麼感覺？倘若換一個對手來打我，會不會更疼？我會不會更慘？這些都沒有辦法證明。

我第一次看到扇耳光大賽還是2022年。

那時候我在網上看到了一個視頻，是俄羅斯舉辦的比賽。比賽中，兩個女選手打扮得很漂亮，互相扇耳光。我當時覺得倆人也沒怎麼使勁，有點作秀的成分。

再後來就聽說，更職業化的耳光力量聯盟在2023年成立，並一直在廣泛尋求此前在格鬥有一定戰績的中國選手參賽，我明白應該是希望以此進一步促進賽事商業化。

由於此前，一些跟我一同進行格鬥訓練的外國女選手已經去參加扇耳光比賽了，讓我非常想體驗一把。

但是無奈，我那個時候和一項賽事簽了獨家合約，沒有辦法參加。去年6月，我的合約到期才有自由身，我就向耳光力量聯盟遞交了參賽申請，兩個月後拿到了合同。

比賽時間定下後我才發現，留給我準備的時間不多了，連忙前往泰國備戰。到了泰國我才告訴父母，我報名了扇耳光比賽。

我媽當時就蒙了，問我：「你去跟人家比扇大耳刮子，你是不是傻啊？」

我告訴爸媽，這比賽不是誰想參加就能參加的。我心裡很明白，父母其實是心疼我，因為此前我參加格鬥比賽時，他們也不敢看直播。

既然報名參加，就需要用職業的態度對待這個事，扇耳光比賽也不是隨便上去互相扇幾下就這麼簡單，所以我開始系統地研究官方發放的規則手冊，比賽也印證了一點，更考驗誰更吃得起規則。

官方規定，只能擊打對手顴骨下方有限的小塊面積，太陽穴、下巴、耳朵、喉嚨都是被嚴禁擊打的。而擊打的時候也不能用掌根發力，雙腳也不能發生位移，否則就將被



左圖：丁苗參加扇耳光大賽被擊打瞬間 圖/視頻截圖 右圖：丁苗被擊打後面部腫脹。

判犯規。

教練的針對性訓練，「挨扇」是必須準備的。因為此前我們的格鬥訓練中主要是考慮躲避，而耳光比賽沒法躲避，那麼訓練抗擊打能力就成為重點。

我嘴裡叼著一塊毛巾，毛巾一頭拴著一個25公斤重的啞鈴片進行訓練。這樣的訓練方式其實是在鞏固加強我的核心力量，鍛煉面部咬肌、眼眶區域的穩定性。可能是大量分泌的腎上腺素，影響了我的判斷。

我爸說我：像要猴的一樣

我的家鄉，名字和格鬥感覺有很深的淵源，叫作「武威」。

但事實上，我的童年和格鬥毫無關係。

父親從事科研工作，我兒時最喜愛的讀物叫作《少年科學》，我的理想是當一名宇航員。但上中學後我不想當宇航員了，我愛上了看漫畫，我幾乎天天在書本、課桌上畫畫，當時我就覺得自己要是能當一名漫畫家就好了。中學時代一門心思學美術，我幸運地考上了中央美院油畫系，這個被不少互聯網博主稱為美術生中最「夯」的專業。大學時，為了買點顏料，我節衣縮食四處打工，最後畢業作品成功地被學校收藏，這讓我很自豪。

畢業之後我就去了一家遊戲公司，開始做插畫、原畫，後來開始做動畫、做手游。在當時，遊戲公司的競爭壓力很大，導致人員流動也非常大。現在回想，我當時就從來沒有一天工作時間少於10個小時。

好在我頂住了，年薪也差不多有30萬元，在不少朋友看來，我所擁有的生活和待遇已經非常好了，甚至能算是一份「體面」的工作。

但我一點都不覺得體面，只是感到越來越壓抑。辦公室在一個寫字樓裡，我從寫字樓的落地窗看到外面的藍天，常常感覺自己像被關在了一個火柴盒裡。

參加工作前後，我一直在一家拳館健

身。一位格鬥從業者開始教我巴西柔術，我最開始也就是當作了一個愛好，固定上課。學了一段時間後，我報名參加了一項巴西柔術的比賽，結果是顯而易見的，我上場沒多久就輸了，就像小時候體育課長跑一樣，看不出任何天賦。

成年以後人對於勝負的看法或許真的和小時候不一樣，那一次普通的比賽失利，卻讓我上了勁，以至於每天通勤的時候都在想，我怎麼才能加強身體，贏下對手。

就這麼一來二去，我入了格鬥的坑，最後工作也不要了。我告訴我爹，那30萬年薪的工作不要了，準備去打職業比賽時，他的眼神是一種極度不理解。在我爹看來，學了這麼多年美術，即便是不想在公司上班，開文身店也算是利用美術技能養活自己。

當時我爹說：「倆人在台上對打，台下一群人看，這不跟要猴一個樣嗎？」

我之所以下定決心轉行，也是因為一樁殘酷的現實刺激了我。

有個長期一起訓練，走得很近的朋友，在一場國外比賽前嚴重，因身體機能衰退突然離世，年僅21歲。這個好朋友生前一直有出戰一次UFC的夢想。某種程度上，我堅定決心轉行，以及參加這次扇耳光大賽，也是想「變相」代他實現心願。

自己走這條路，我當然也深知競技體育，以及搏擊風險巨大。事實上，格鬥運動員參加的每一場正式比賽，場外都停著救護車，所有參加比賽的人都有心理準備，每場比賽中或許都會有人登上那輛車被送走，只是沒有人希望車上的人是自己。

我也怕死，但我的信念是：只要讓熱愛佔據著自己的內心，就會消除恐懼。人生除了生死，其他都是「擦傷」。

我不推薦棄文從武

和其他大部分爸媽一樣，我爹媽也不知道格鬥這個行業究竟能否支撐我養活自己。

畢竟在當下，一個成年人能否成功地養

活自己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
當我失去「體面」的工作，真進行職業格鬥之後，父母的擔憂很快成了真，我開始四處借網貸了。最開始我有大概30萬元的積蓄。收入方面，每場比賽的出場費也就1萬元左右，但是請教練、訓練、康復、買裝備、衣食住行都需要花錢，沒過幾年就入不敷出了。幾乎所有非頭部的格鬥運動員，日常的主要經濟來源為兩部分，一部分為比賽的出場費用和獎金，而另一部分則是教課的收入。從這個角度看，體育生和美術生的區別不大，賣畫等於打比賽，教課就完全一樣了。我遭遇比較沉重的現實打擊，是在2019年。一次訓練中，我的掌骨骨折，讓我一下子斷了兩個收入的來源，不僅6場計劃中的比賽都沒法打，私教課也沒法帶，我還因此錯過了一些國際搏擊組織的考試考核，這讓我陷入了非常無力的狀態。

再之後，就進入了特殊時期。比賽全停了，出場費和獎金徹底沒了，我只能和其他人合夥開拳館，結果又被人騙了。

我帶著30萬元入行，短短幾年，倒欠了30萬元的債。

我是冒著很大危險去東南亞從事保鏢，才還清債務，以及遇到了現在同樣熱愛格鬥的老闆，生活逐漸回歸正軌。

我的扇耳光大賽合同，一直到2028年2月份結束。我目前的想法是，完成簽約的這6場比賽，再打若干場綜合格鬥比賽，就準備退役。拳怕少壯，我的年齡、身體狀況可能沒法堅持再多的比賽。

從數據上看，我的44場職業比賽戰績為27勝17負，綜合格鬥領域戰績是26場18勝8負。作為中途轉行而來的選手，我滿意自己的戰績。

很多人問我：會不會推薦年輕人從事格鬥？我只能說，走這條路真的艱難無比，我的個體經驗不足以判斷每個人的特殊情況。

<中國新聞週刊>

蔡金錨捐 中路區聯友防火會

中路區聯友防火會訊：本會理事蔡金錨先生令先慈、亦即故僑商蔡衍遠令德配蔡府周太夫人諱秀端（晉江永和鎮壩邊村）、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廿八日星期五上午十時二十分乘鶴西去、壽終於崇仁醫院、享壽七十有四高齡。

寶婺星沉、軫悼同深、出殯之日、白馬素車、極盡哀榮。

蔡金錨理事幼承庭訓，事親至孝，平素熱心、社會公益，熱愛消防隊、關心本消防事務。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、特捐本會、菲幣伍萬元作為福利用途、仁風善舉、殊堪欽式、謹藉報端、以予表揚，並致謝忱。

陳寒冰捐

旅菲茂峰三鄉聯鄉會

旅菲茂峰三鄉聯鄉會訊：本會顧問陳寒冰令先慈陳府施太夫人秋月（晉江市永和鎮古厝村三房份）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

日下午一時五十六分壽終於崇仁醫院，享壽八十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

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飾終令典，極盡哀榮，其哲嗣寒冰賢昆玉，幼秉承先人庭訓，樂善好施之美德，熱心社會公益，守制期間，仍不忘公益慈善，特獻捐菲幣貳萬元，充作本會福利金用途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蔡金錨捐

石獅同鄉總會福利金

菲律賓石獅市同鄉總會訊：本會常務理事金錨鄉賢令慈蔡府周秀端夫人，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（星期五），

壽終於崇仁醫院，享壽七十有四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蔡常務理事金錨鄉賢一向熱心社會公益，關心本總會，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，特撥出菲幣伍萬元獻捐本總會充作福利基金。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致申謝忱。

洪淑佩家屬捐

石光教育基金

旅菲石龜許厝同鄉會訊：本會指導員，也即諮詢委員洪韻雅學姐令家姑洪淑佩老伯母，慟於西元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凌晨二時十六分，壽終於ST, LUKE'S BGC醫院。享壽橫閏壹伯有一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。

洪淑佩家屬幼承庭訓事親至孝，秉承令

先慈生前慈悲為懷，关心教育，樂善好施之美德，雖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不忘公益，特捐本會菲幣拾萬元增加到《蔡友玉、洪淑佩伉儷教育基金》。仁風善舉，殊堪欽式，謹藉報端，以予表揚，並致謝忱。

林曉兵捐

西河堂福利基金

菲律賓西河林氏宗親總會訊：本會調解主任曉兵宗長賢昆玉令萱堂林府洪雪鴻老夫人（原籍晉江港塔）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元月三日（農曆十一月十五）壽終於家鄉，享壽九十九有四高齡。

曉兵宗長秉承先人庭訓，樂善好施之美德，於守制期間，不忘公益，捐獻本會伍萬元披索作為本會福利用途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許天佑丁祖母憂

旅菲石龜許厝同鄉會訊：本會副理事長天佑鄉賢令祖母許府陳阿丙老夫人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二時十八分（農曆乙巳年十一月廿六）在家鄉壽終內寢，享壽九十九有四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故鄉龍湖鎮石龜村本宅。爰訂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日（農曆乙巳年十二月初二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家鄉墓園之原。

本會聞耗，已發電慰唁，勉其尊眷屬節哀順變，保重貴體，並委託治喪處代辦敬獻花圈致奠，以表深切哀悼，而盡鄉誼。四海遠隔，未克供奠靈帷，僅能藉此遙奠英靈安息也！

訃告

莊林羅莎

逝世於元月十二日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213號靈堂（Sanctuarium - 213 Orchid）
擇訂元月十八日上午八時出殯

王曾玉筆

（晉江金井丙洲）
逝世於元月十日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202號靈堂（SANCTUARIUM - CHRYSANTHEMUM）
擇訂於元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出殯

李楊美美

（晉江市池店鎮鳳池村）
逝世於元月十日
現停柩於紅美禮示市聖母瑪利亞殯儀館AD靈堂
出殯於元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

李昭碧（晉江石圳村）

逝世於元月八日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201號靈堂（SANCTUARIUM 201-GLADIOUS）
擇訂於元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